

《那地方——鄧凝姿采風》展覽於四月三十至七月十日在「新美術館」舉辦，當中展示香港當代畫家鄧凝姿三十幅的新作，包括二〇二〇年最新系列「那地方」。她參考古人在山水畫中對理想世界的追求，結合中西畫材料，以墨線勾勒山形林木，並利用鮮亮色塊塗抹景物質感，繪畫出一片廣闊無人的虛構天地，讓觀眾自由地想像他們所嚮往的居住地。本刊特邀鄧凝姿親身細談創作心路、藝術構想、展覽特點。

編者

新的作品名「那地方」在「新美術館」展出，原想邀請《明報月刊》編輯友好前來觀賞的，料想不到竟來電郵邀約寫一篇有關展覽的文章。自己寫自己作品總有點難度，雖然在創作過程中，除了主觀的感情外，也要有不同情況的客觀思考、以及像偵探般的眼光，去發掘畫面上所提出的問題。但因創作者的文章始終都會有盲點，所以也不容易寫出其中最關鍵的、或跟讀

那地方

——是可以想像的居所嗎？

鄧凝姿



鄧凝姿《那地方（二）》布本混合媒介 48x120 厘米 2020

者最有關連的問題。

從否定抽象的情感到自行實驗

是次在「新美術館」展出的作品，是源於二〇一〇年在嶺南大學駐校期間的實驗開始，此刻可以說是一個小總結。那時剛完成博士研究，想由布料裝置的探索回到繪畫，去看現代人的情感，如何能在繪畫這媒介內發揮。我基本的假設是否定的，現代人無法在繪畫中表達其內在的情感；第一現代人太忙碌，無論是在社會或個人的層面上都有無數可令人分心的事情；第二藝術走向概念化，逃避了個人與物象之間的感應，把感情收藏起來了；第三根據所看到的有些有關抽象的情感繪畫時，情感的表達都屬於表面的，或只是一種以繪畫物料作為發洩工具，感覺在這年代人的感性好像很難在傳統的平面繪畫形式中表現。由此二〇一〇年在嶺南大學駐留時，進行了一些實驗，看如何能重拾古典繪畫的感性感覺。

在嶺南大學時，我以一張在學校附近拍攝的平凡照片，邀請校內



用投射機臨摹攝影影像的製作情況。

外的人士來嘗試繪畫，這被普遍認為是難度高的繪畫創作，嚇怕了不少人。數碼圖像放入電腦後，參加者可自行挑選照片中的某一部分，然後用投影機把影像投射在已裝上木架的帆布上，在沒有指導下，參加者用塑膠彩，根據所投射出來的影像直接抄下來。結果參與者都能做出一幅好的作品，亦感受到創作過程中的寧靜、和享受作品所帶來的成功感。事實上，這樣的創作方

式，把人在創作時的各方考量放在一邊，每筆的繪畫都只是集中在一點顏色上，無需顧慮畫面的整體構圖，更加不需要理會情感何在的問題。這是一種專注的實習，像冥想般地繪畫。二〇一〇年後我就以這種方式繪畫，把從香港城市抓拍而來的照片，像偵探一樣去找出可用的人物和景象，加以重組，繪畫了時空交錯的景觀，我特別高興的是我所繪畫的人物是真實的，全沒有

經過腦內的加工、想像或演繹，這些人物肖像只是從攝影影像轉移成繪畫圖像吧。高度集中的創作方式的確可以把煩惱暫時拋開。

這種創作形式也衍生了很多可能性，繪畫作品可不斷轉移成為其他的媒介，並可進行很多跟人的互動活動。例如把繪畫人物送到學校或某地方，以真人大小的貼紙方式呈現，跟在地的人溝通；又或把街上的人變成繪畫小貼紙，試看一般人是否願意把陌生人帶回家、

或讓自己的肖像被陌生人帶回家（詳情請參考「帶回家藝術計劃」系列 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akethemhomeartproject>）；也有

把繪畫人像轉化成可動的影像和結合虛擬實景 VR 技術等。這藝術方法一直到二〇一八年，考慮到眼睛因長期工作的退化問題、及想慢慢回到較抽象的風景作為回應早期的繪畫，所以從二〇一八年開始畫面只集中在臨摹人物上，其後在二〇二〇年只餘下想像的純風景畫了。

在未出現「那地方」的全新作品時，二〇一八年開始先進行了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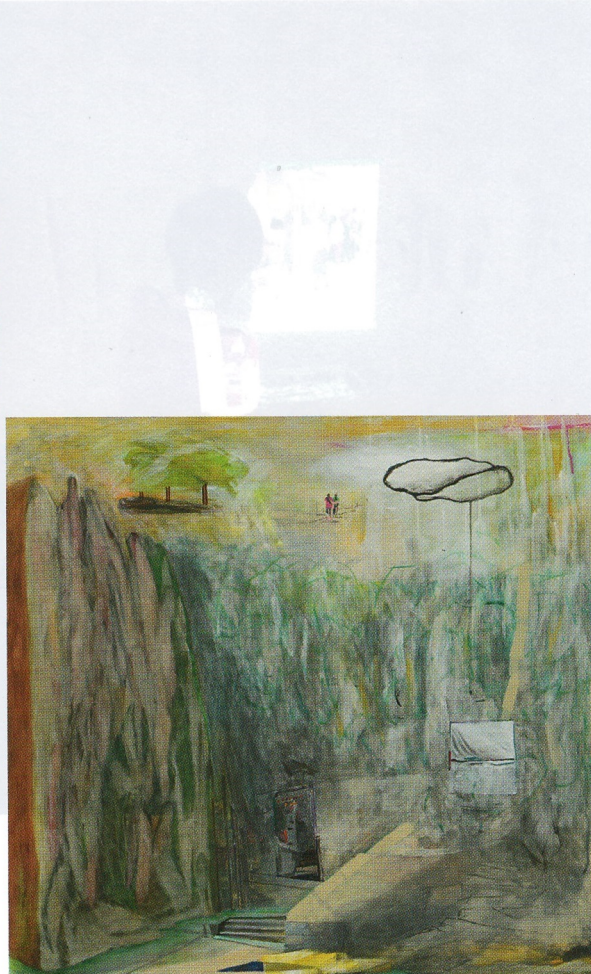
摹攝影人物影像與抽象風景的互動實驗，去發掘對顏料／筆觸痕跡的聯想力。這期間也參考了不少有關中國山水畫的構圖特色，感覺到中國古代文人對個人自由的追求特別懇切。從二〇一九年到二〇二〇年社會及其後的新冠肺炎事件，社會出現一片不安定的氣氛：「何處是可居的地方」大概是不少人的感受，於是決議以此為題材，開拓沒有人存在的風景畫。

無法言語的地方

我的繪畫，一向都是以塗擦方式進行，把放在畫面上的筆墨及顏料作長時間的觀看，加以想像，找出發展的可能性。不過在創作時，也建立了一些對構建「那地方」的一些看法：例如第一，要沒有人存在的景觀，讓觀眾以第一身的狀態，進入景象內游走和奔馳；第二，景物以大自然為主，用多角度的視野，亦不限於只有陸地上的事物，人為建築物在某個程度上是隱藏、不作深究或交代的；第三，儘量在畫面上發掘一些不可能存在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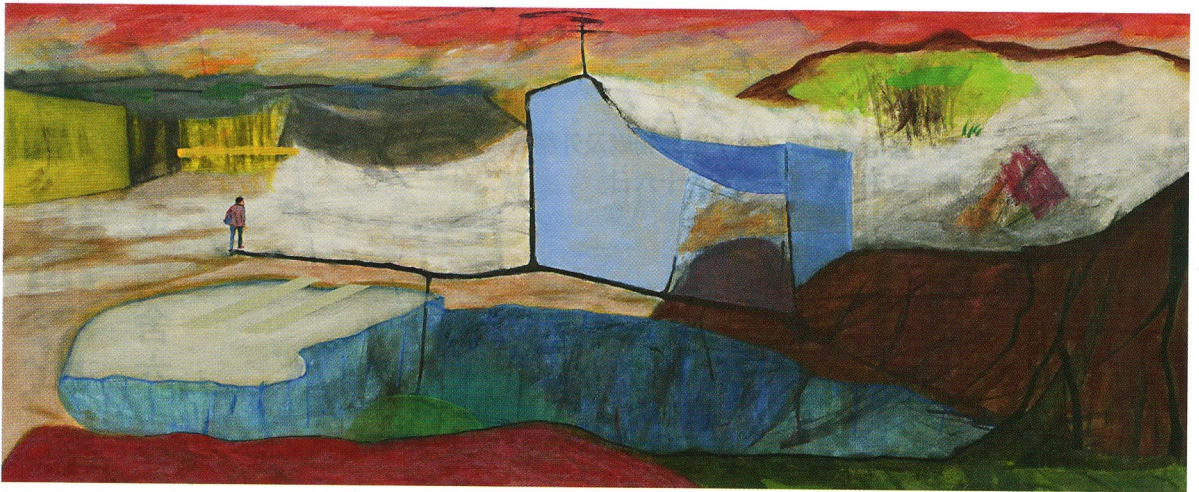
鄧凝姿《那地方（十二）》 布本混合媒介 30x30 厘米 2020



鄧凝姿《奔走無涯》 布本混合媒介 92x100 厘米 2019



鄧凝姿《那地方（七）》 布本混合媒介 80x150 厘米 2020



鄧凝姿《高山險谷》 布本混合媒介 55x135 厘米 2019

景況。因此這形式的繪畫，實在耗用了不少腦力，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建立，不過在創作期間，也同時體驗到一點舒服和平和的感覺，這點也是很想跟觀眾分享的。

在展覽場刊中，我這樣寫：「『那地方』完全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地方，可能是眾人渴望想前往的地方。然而那個地方是怎樣的，在是次的作品中，實在是無法具體說明，而且亦無意詳細交代個中情況，只知道這地方驟眼看來是很平凡的，跟普通的地理景緻差不多，但再看時會發現有一些奇異的情況，這地方的景觀肯定會隨時間在人的心情不同、而有所變化，或許當眾人認識她多一點時會不喜歡這地方。」

總言之，直至現在為止「那地方」仍然是個無

法讓人完全知透的地方，人的意識在，其也存在。

鄧凝姿那地方采風

《那地方——鄧凝姿采風》終於有機會展出，在一間私人的美術館。一新美術館館長楊春棠先生提議了以上的標題，因他特別留意這系列中山及水的姿采。這個展覽分兩部分：前部分是「那地方」系列，是疫情期間創作的全新作品，共十二張，作品尺寸並不大，最大的是八十乘以一百五十厘米，最小為三十乘以三十厘米，主要原因是我以研究者的心態去做，所以沒有考慮太大的尺寸。這部分的作品放在場地的入口處，觀眾入場後隨即看到。

一新美術館一直着意推廣和活化中國傳統藝術，而楊館長對中國古典藝術有深厚的認識，他在場刊中這樣去闡述是次作品：「這風格演繹現代國畫的前景、中景和遠景等層次，卻不重視傳統國畫的皴法，只以不同的色塊製造景物的質感。」他又提出「五行」的「正色」

論：「她重點採用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等五種主色，即是在傳統中國觀念中，相對地象徵火、土、木、金、水等五行的正色……好像說出『那地方』其實已包含世上應有的東西。」他更運用了「五色山水」這個名詞。這樣的描述是我意料之外的，使我對中國的傳統觀念有進一步的認識。

除了「那地方」外，在展場の後部分，同時展出了之前的、臨摹攝影影像跟抽象風景的互動繪畫實習，這部分作品色彩沒有「那地方」系列的鮮艷，多了一份沉鬱感，人物都是從街上抓拍得來的，大概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某部分人的生活面貌。這些作品都是先做了風景圖像再人上去的。展覽分前後兩部分的安排，除了讓觀眾了解個人繪畫的發展過程外，也帶出兩種看似不同的情緒，然而可能兩部分所承載着的，都是同一種的愁思。

（本文圖畫由鄧凝姿提供。作者為資深藝術工作者、策展人。）